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八

豫章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尚揚父較

邊兵篇

歷代邊兵

戍邊之制古不詳見周以豐鎬逼近犬戎每歲遣戍役命將帥以爲備禦如戒嚴然城朔方見于小雅者可考然當時戍役不過防秋率兩期而還春季而往

明年仲冬而歸行有定期至有定所而爲之上者又能悉誠忠愛視民如家人父子之親當其遣也則歌采薇以送之旣激以忘家敵愾之義復以三捷日戒之功而又道其往來道塗飢渴傷悲之情一一代爲之言以勉其私而慰其意及其歸也則歌出車以勞將帥歌杕杜以勞衆卒而往來感遇黍稷卉木悲傷憂恤之態閨門婦子之情人主慇懃摹寫以致其繾綣無已之意故民雖勞而不怨動至功成廼其後勞來之道漸湮遂皆使其民而以王之爪牙出而成國

雖獨子不免于是所役之詩作以王畿之士遠而戍申徒知報其私情于是揚之水之刺與降及戰國燕趙最被邊患備禦爲急然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内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所以備邊者安得戍卒而用之亦不過以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如李牧守邊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而匈奴不敢南犯則尤藉之于其人也至秦始皇兼并天下意廣心軼欲耀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曠日持久將卒以戍之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兵不足則乃至發謫先發弛刑者次發賈人次治獄不直之類次隱宮刑徒次以嘗有市籍又其次則人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閭門之左名閭左之戍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漢興定制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預戍邊

之謂然三日戍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既自戍不可使往返因使留一歲再更之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焉蓋其時既猶郡縣之制役皆出于民而邊郡之民不可常使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迭相更代而納諸塞下以捍寇虜故其兵率歲初而來歲終而去緩急未詳得其用文帝時晁錯言于帝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厭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皆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圍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獘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

爲室屋具田器通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
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
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制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
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
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敎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力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議行匈奴雖數入不能爲害大抵漢時邊戍之兵則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不煩他戍遠吏猶爲近古而北邊諸郡特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邊戍一歲一更邊吏三歲一代內郡守丞巳耳邊郡則又有長吏以掌兵騎內縣令丞巳耳邊地則又有關障塞尉以備守焉守令歲都試巳耳邊吏則又將萬騎以行障

鞍馬以至從邊之民廩食給衣北邊騎士軺車不算屯田之卒則予以犂牛邊民被害則其給其費其恤邊民如此不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或有寇警則按視邊境而料條之舒除邊吏則五府交辟以充之而邊郡長吏得將武庫兵籌邊上奏則不日報可其變邊事如此顧西漢備禦西邊只爲三輔翊蔽其法尤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備高上氣力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羽林期門而名將之選繇此出蓋有以

藪馬騎射而登將相者然則非但得寓守于邊兵而且得寓將于邊地矣非中國制勝之長畧哉東漢之與專意文治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之外餘郡無有也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吏農田之賦無都護公府辟召皆補吏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期門羽林錢穀入補而黃門鼓吹不選也當時邊政若此矣及明帝永平之初大破烏桓塞外震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

虜乃詔悉罷緣邊屯兵其後以終不可弛又歲募郡
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以爲常凡
徙者皆給弓弩衣糧焉于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
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丘二
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因盜作緣海徙
徙增兵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内
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則置屯
多矣及至順帝初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以此數
侵乃詔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然徙

往遣自京師連年暴露而禁旅氣虛羌胡之害接踵于世雖列屯置塢之多竟何益哉三國交攻時猶賴秦之際外夷安得而進三國并而爲晉亦猶六國盡入于秦天子復與四夷爲鄰强弱相何而武帝乃撤邊郡之兵處羌胡于內地宜其元海一起而五胡構從雲擾卒分南北迭居中土非并晉自撤其防又誰咎哉

唐代邊兵

唐初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及太宗平定之後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于軍鎭屯戍之兵爲十二道置使以處之總之以都督開府並治焉其河北一道則析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時府兵天下總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三十在隴右二十九又皆隸于衛將軍所以藩屏捍之勢而防其

尾大之虞意亦深矣然說者謂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品秩與衛將軍等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耶傳至永淳龍朔又加以節度使之名天寶之初又于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得爲平盧節度使初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及開元中天子有幷吞四夷

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及李林甫柄國欲杜邊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于外亂亡由不軌之謀自此啓矣又開元之前歲貢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

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蕃至兩京傾覆雖獲底定然方鎮之勢成而愈不可返矣因循至貞元之間邊兵遷隸神策行營税于小人益乖舊制且自河隴陷吐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所遣戍者皆河南江淮諸鎮之兵更番往來疲于戍役廩費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揮虜戰賊多有敗衄因上疏曰今者徵發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則是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僚目韸則荷戈而耕夜則倚𢡟而卧地慾人黔于斯爲甚自非生長其域幼習長安罕能寧居而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于溫飽狎于安康比諸邊陲若異天地則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齰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𢤱駭將與爲用不亦陕乎矧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貪奉若鶩于嬉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永也咸負德包其止也莫有闘心至屈指計歸張頤待餉

微倖者遇王師之挫傷即乘亂而東潰半居則雜糅
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捱遠近之
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後有摧旄之
師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非銳元
戎倒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遂令守要禦衝常
在寡弱之兼寇戎猝至勢必不支入壘者纔是閉關
在野者悉遭劫執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
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
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

其功過則奸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于下俯
失于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章又不
能施之于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讎慮
無功者忮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
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
使忘身効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
卒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
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
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行求于人反罹困危

敗撓者行私而苟免下衆側獲僥賞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粮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詭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且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横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獘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戸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税酒之利總

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于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爲中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然動則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憚其强而不敢侵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于安定權附隴右于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

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戎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相臨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者也建軍若斯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

賜敘則剪綵衣粮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衣粮所須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四請遙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養士若斯可謂怨生于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君親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

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軍相持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遲留之間寇已奔遁託于救援未至各且閉壁自全互相瞻顧莫敢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咸百而爲一言招獲則張百

而成于將帥旣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權豫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儆失于遥制矣

謂宜罷道諸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中以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于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

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粮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粮亦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將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當其時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後盡于斬伐而蹈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麞鹿熊羆豺豪豕是從者居十之三窮谿障芟繁取

材斤聲合叫不息于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殘嵩粟金辦文松大梓奇藥珍脩薰臭之具挽輸于陸浮筏于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于飢寒衣食或經旹不賑顧其心態豈非常尚能當戎耶初時朝廷稍舉戎尚不敢東及今岐隴之士甚飢而畏食不充批拜衣結縷無完布其秕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遲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覓之雖粟後至必取與符賂簿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

日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

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恐走是民蹊

遂息而處又何聊生至于東南皆谿山南驍越二百

里得巖道郡實與沈黎越巂僰爨邊城其地西通于

戎蕃通于蠻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于岷江其

衆如蟻前鋒颶從皆環五鼓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植橫挑雜戈如林發矢

如雨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

戎兵蹴吾地日深而浸死者日衆卻自度不能留亦

蠻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皋節度劍南始鑿清溪道以和群蠻俾繇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

心居則息畜聚聚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何邊帥之闇暸察兵賦之虛實或問蜀之細民若于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如此舉大劍以南爲能國家所有乎且夯猺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能稻飫豢十九如狐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其來也則風正嚴殺步坦途日次一舍附巴呀然汗矣而况溪重關仰攝程束甲而邀扳幾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民當賤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

怨華之不暇又安得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當時孫樵議以為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具兵于郡則易為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或庶乎其可哉然大要在于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

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初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剡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偶肄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

悉庀府庫貲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數發兩浙非精鋭輩不能制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老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西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遊弩其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後宗乾符中崔安潛

爲西川節度使念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以之強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銜勒使盡得心而已

宋代邊兵

宋興分遣旅戍守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兵兵不至驕惰其遣屯者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而簡拔精銳退其癃老法初非不善也至其塞下要害之地則又往往即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而西北邊羌戎種落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而又當其時周李漢超等備契丹郭進等備河東董遵誨王彥升等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

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人皆富厚有餘嚮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冒難深入敵國何其陰計而效之至于入寇輒得先知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為之用景德一年鎮戎軍曹瑋言邊民有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勇戰輒使先拒敵恐無以

責死力請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埣又使之馳射有勝者與田二項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爲之立馬社降者既多因設堡戍列部伍並邏簡以統之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召募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

州軍并砦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仁宗時尹洙上兵制䟽曰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于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戎狄不勝于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稱臣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衆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

與敎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極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冦我境兵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詰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賊獲

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勝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壁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

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也守方而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憊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齊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夷狄者未之有也又論曰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

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偪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于京師雖瀕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料此可以施于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于外則勇主于內則驕勇生于勞驕生于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埸戰鬬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

兵卒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于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于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以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鄙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後元

昊反西事日急慶曆四年范仲淹參知政事上陝西守禦號日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鬭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沿邊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選其家團集之何則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選其家于緣邊住營更番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

秘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塞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塞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句呼馳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

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衆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兵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塞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

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部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若鄜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于鄜則又有

涇原之師乘閒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閒山界可以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蓋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于是召募日滋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寶元慶曆之間復使諸道縣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後雖事息而闗中之兵至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倍其後闗中一隅之用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其中尚半屬老弱怯懦

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者之累是故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以爲兵衛不自愛之民豈可久乎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于邊鄙無死亡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衝寒暑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正爲此等事也夫人之情常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無求報之心則不可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勢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

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不倦今皆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勢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于國其勢不可復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也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郡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當時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捍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固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

兵以代之耳神宗留心軍政多所更張學河皆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備守而已故邊無橫費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並于西北天寶之亂縣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故逆亦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于昔時其勢如倒置浮圖朕亦每以為念三年詔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鄰兵更相往來道路艱梗宜悉罷之而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

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宜令長吏招募使自爲之社而歲春就閱視之可代戍兵以省邊費秦鳳經畧李思忠亦言前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兵置弓箭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而置屯之法百人爲一屯授田于旁塞以將校領農事仍即教以武技器具旗鼓悉出于官置堡之法諸屯幷力自近及遠築堡以備寇至退則悉出掩擊誠戰守兩登之計也從之尋鄜延路苗授以其地畫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加嘉其能省募兵之

賚褒賞之而尚言弓箭手頗習武請更番正兵歸京師詔審度焉已又詔熙河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或義勇願應募或民戶願受蕃部地者聽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貪功有斬巴氊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兵爲一隊無用衆于紛亂王安石進曰李靖非素拊循蕃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熙河蕃部皆爲我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冬而與漢如一武王用微盧彭濮人但爲一法令蕃兵稍與

漢同與蕃賊異必先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非用夏變夷術也帝乃詔王韶議其法帝曰岷河藩部族帳甚衆儻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合訓練為兵之勢以恔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為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强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馮京王珪

曰儻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于點集而我無攻取之實又之必不我應因衡舉兵若所無人之境矣帝曰此正晉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于此矣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內附臨事不可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為先以恩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大抵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形勢強弱為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為利即不假殺伐自當堅附剝蕃部之俗既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貴種等三人

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强恐不服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爲然是時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萬之衆漸推文法當即變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既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漢人得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蕃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韶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于蕃部且什伍其人獎勸以武藝使

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以有功

今蕃部附如漢蕃之人唯我所御而已自是以後蕃部益衆而乃籍于多蕃兵矣元豐將呂大忠疏曰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獘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并收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藏

弱失教之兵罷之極寒不毛之地日耗貲直之粟歲勞輓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較而强較之寇至夫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必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耶不如令日之塞戶近于屯田今日之義勇近于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塞戶之勇過于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較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且自古及今有一關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除賞自足未聞撥借于

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勝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留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厚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于今日之弊哉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奏祖宗來沿邊要地更屯禁旅此以壯國威而消敵謀爲之虛聲而實無所用蓋禁軍驕惰日久膂力憊劣近成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數十里而趨即喘急汗流設令進

取深入鋒交陣薄彼豈能任哉故置錯與漢文晝備
邊之策不過二事徙遠方以實空虛制邊縣以備守
禦而已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
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專務輯蕃漢熟戶弓
箭手封殖砥礪藩維以固元昊求臣今河朔西路被
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
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
副錄事等目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
罰嚴于官府分番巡邏鋪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而

非若頃刻千人盡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之道也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撫循而將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請者而行西北邊賴之後兼立保甲役有召集追呼之擾勞費失業今雖名存責其實用不啻往日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皆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弓箭射皆人祖業田産官無絲毫之損而損軀捍邊與陝西等無異皆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真覩北賊之警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逐處皆有弓箭

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砦如入無人之境哉宜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而皆不報惜哉善乎蘇潁濱之言曰今世之弊莫如沿邊之土人而脩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往者羌人每出關多禁軍輒棄手相賀則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然則以實計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而禁軍一人其廩給足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孰若漸益土兵而罷禁軍勿使戍不爲費省而用當哉南直

渡以後以江淮為邊境李綱請于沿江淮河帥臣置水兵招善舟揖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又請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矣其後楊萬里論曰昔田单以掘家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宋初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

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民不臨危必不肯避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則又過矣嘗觀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羗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于夷狄而民習于戰

備則何地不山西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于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于此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豈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廷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所爲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王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

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强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故即民爲兵行于内地則逆行于邊地則順自官行之則擾以私行之則樂行之于官則敵必疑行之于民則敵不知其所窺今誠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

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羈其征徭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敵人亦奚敢南下也哉

自隆興以後至于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蜑丁鬪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國制邊兵

國制防邊各綠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其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餘名馬三十九萬七千餘匹官軍之外有募訓兵焉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者也保定有達軍焉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賴竄籍解差冒撥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籍土軍者出自兆浪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

練就我約束者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馬車營兵者始于予賢于謙倣武剛偏廂之制藏輜糧於火器以備防禦者也又有入衛兵暠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一者也又有班軍暠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者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餉之費亦不貲而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有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重者曰總督

次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副參遊守互爲總衛所撫脊夷皆分委任而專成攻焉大都我朝選臣有唐之節度而無其強有宋之宣撫而非其弱用能使大小相維犬牙有制無事則營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匪於盤石豈非萬世長久威嚴之業哉但承平既久舊制漸淪馴至土木之難於是正兵不足日事調募而天順初遼東至北直邊民有强壯願報效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資械秋冬操練春夏務農而免其稅差以供給之則

士兵始壯矣　成化中延安之綏葭慶陽之寧環皆
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委官訓練則士兵益盛矣
嗣後又增鎮守中官而邊政愈𢿘漫無紀矣　正德
七年巨寇劉六猖獗時嬖倖江彬託言京軍不習戰
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
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大學士李東陽力辯以為不可大用等
謂此事非我輩所為自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姑
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須關國計知

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最為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倡亂。調官軍。乃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防冬之時。縱使京軍在彼。徒為勞擾。亦難有濟。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遠。未免驚疑。臣等不敢擬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北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見在滄洲。宜 令兵部密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
度事體便民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為
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
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
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
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
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
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供勢需索將官

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任內押恩恃愛傲睨軍民侵漁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逃決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逃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資糧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植莖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緊賞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小國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

息屏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若阿諛曲從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不聽翌日竟內降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由是得入京彬遂得寵於 上至 嘉靖庚戌之變總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入衛 京師而宣大二鎭共選若干人分爲四部令歐陽安統之兵部言二鎭 京師門戶無寇不守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鬪堂奥之間豈可謂得策乎不聽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 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

爲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於是邊兵謊報 京師集上有警邊師不得徵集而 京師在邊者又恣意凌轢廢削自營且不任邊責而國勢危矣已而延綏巡撫王翱言陝西四鎮邊儲自 嘉靖十年查數今纔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一十四萬寧夏甘肅悉稱是焉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

朦朧濫支此破冒積習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為奸此
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大出師則以少為多
地里遠近日期先後或可緩先發或應舉故留此征
調積習之弊使車貿繫有徙供給備遣冒支儲符此
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已月增法外之奸從
而日甚御內地之時只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初
祖宗之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
兵入內地者　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卻永等
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宜大兵扈　武宗南巡

議者憂之。蹟有大同叛賊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選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入枝。鸞自領防護京陵。猶未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墻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嘗因部臣言。詔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

上。復

詔薊鎮不遵

旨練兵而止特調兵俾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擁餉多靡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所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報自是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為援而客兵若徵發為費復不貲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　上從之　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選懦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給事中葉鏜言今之談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

以致當日諸臣建議修邊墩費帑甚鉅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邀扼邊牆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伍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數尤為失策請自今稍節修邊冗費為養軍賞軍之資罷撤邊軍士為稍探守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矣

隆慶初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兆邊兵易輿耳然邊兵則猶有戰騎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

之事援遲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　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援其鋒卒見戕于淮陽民兵

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拔耕而致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則名耕也政任居部署固在也二年總督薊遼譚綸言遼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

虜以來銳氣幾盡務卒畏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懷驕悍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所破之終身剎矣弟權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為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用戚繼光以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隙潰入亦

願少逭罪誅臣等决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撫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巡關與共間俟三年訓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部院覆言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綸與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與効如故三年總兵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多挑末技壯者役于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遞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送迎是叅遊如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決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于事三也邊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

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衛緩衙多而力分七也何為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符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衆其心分數刑名數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乘上者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隸于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顧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屬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難練無

蓋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
一營之卒為銃手者常十七不知法五兵當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
幟何所不齊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于
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
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
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蓋之地有三平
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
也山谷狹臨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

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
迭用乃可制勝適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
戰之道惟浙兵能之願更予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
三千或于西北募召或于薊鎮鏑取須足馬軍十枝
專聽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疏奏于是
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奏內事宜除
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以　開三年大學士張
居正奏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于邊防然虜如禽獸
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

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
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而後懷忠
蘊謀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議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
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
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
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
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
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illegible]縻則忠勇之夫孰
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猶患中外無奮勵

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民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思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所入掠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雖已經議行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宜申飭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核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兵部

覆議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 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鎮編見在軍士隊伍立長擇師教以武藝將備季一閱視報督撫督撫歲一閱視報本部凡將領黜陟視此為差隊伍中罪罰及其長賞如亦之且兵與食相為表裏冗兵汰則月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必數年不設則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虜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

能足足食之方已寓練兵之中矣至于與屯鹽以復本色視豐歉以為折支又在戶部酌計而施行之也若乃將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部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見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牽係論劾至于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通衆寡單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墟軍餘民舍皆倒為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為司司有長

副十可爲哨哨有總正其村堡寨不及救者止五十人爲一隊務堡設一長副領之各不防農務隨時訓習歲以冬春按視有勞量加獎賞遲有成勞報明督撫移檄各本鄉兵築城防守斬獲者照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得

旨悉如議實行四年

御史劉翮言頃見延綏下班軍十車所載生料其二而襯料其一生者頗速燃炸而流折日行糧月糧

朝廷所以養吾華者非不厚也乃例新增兵部所以督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

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項至弊困者一逕于余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扣尅無度三餉于家丁之抑勒而徵外取盈四害于長兵之好逸而分據于極衝無艱之地五逆于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致之工六害于散放之太遲而販履于暑雨愁咨之日扮展以稱戈劉卌只衬捲故困跡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亟處防之日立為議處而都御史葛守禮亦言

國初創設內蔣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

露布府所將朶顏三衛為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卒奉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未來山東義勇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撥為也章下所司于是　令各邊兵入衛薊鎮者即以撤兵之日放歸不誤備冬春

六

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　承祭

十九年方起倩軍夫于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
一千一百餘石于宣府　宣德六年至十年亦
行之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
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後宣府
積添衛所官軍數多于是毎年奏令糧戶齎價
于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遣人解銀准糴或出
京庫絹疋准糧此皆權時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英宗嘗召內閣李賢謂之曰如今府庫錢糧所
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錢毎一季支銀十

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衛官有二三千員可　今兵部將不任者漸調出外衛都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　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安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徙使怨　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成化間戶部覆甘肅巡撫朱有文奏言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為然如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膏血而邊防險遠類難惡致其間侵盜之徒

率多延緩以覓脫免今既定爲通例凡淹遲多者監追完單四倍其數紳閭官吏雖宥不赦如此則糧不虛費人知謹守疏上　部如議十四年巡撫寧夏都御史賈俊奏邊餉無措請開納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大朝富有四海供論貢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爲出周一省百則邊餉何患不充軍需何患不足而爲此貲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爲經久常行之務使邊儲不乏名器不濫舊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

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俑。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納銀。後世其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孝宗弘治十年冬、虜火篩糾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illegible][illegible]時北邊倉場告之、大夏受命、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illegible]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

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主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月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俟有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艸自百束以上但少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糴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有糧草者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

糶無處衒賣于是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遂爲邊儲之長利云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先是五年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叫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至一

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近邊米豆無人鬻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時　帝留心邊計一日問諸衛州卒孰可用否大兵劉大夏曰向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有甚焉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耳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　正德二年劉瑾擅政恣行刻覈一日以邊方糧草多

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査盤囬奏內有糧粗粃草浥爛者瑾矯　旨逮繫各巡撫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鎮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四年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來前年例銀數佐報以　天順無此例瑾大怒曰此部官通同邊方共盜內帑之明驗也悉追問罪與罷送銀

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　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皆送銀補足數皆未有以萬計送者至　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省始有年例之銀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防米

價湧貴補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
猶爲得實益也今促華罷之儲邊安得不缺
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
萬積之數年俱成黑壞乞行各邊查處　上曰
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
豪多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
爛深爲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
事宜以　聞八月戶部覆奏宣大二鎮奏討糧
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

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爲便不以計處爲先登人臣體國之用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勿復浪費境內閑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詳計以聞久之甘肅巡撫陳九疇請發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世宗深然其言又戶部尚書潘潢因鎮巡官以召募新

罕數請加餉言　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椒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來民糧逋負屯種廢弛而動請內帑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稅課等項通融計筭裒多益寡或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邊臣奏討之煩非所慮矣後薊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金俱仍

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給
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縻之甚奏討之多莫
有過于薊鎮者臣查　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
雲止八九萬今三四十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
萬今四十萬有奇何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
警爲費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
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
曾無微效之獎至　勑大臣風憲官巡邊計議
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

得有所執○世宗是其言令、而籍聽勘總

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　旨勘上薊鎮

客兵糧餉不敷之故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

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

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

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

例不過二三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

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

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叅遊守增添數倍

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除分番征調矣往者在邊止于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國初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中間靡耗特甚

世宗一日　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獘今後必愼度以給時　大部臣議理財事有

奏言頃者邊鎮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于　京儲、然考嘉靖十八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乞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請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悉當隨宜省併、報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己率屬、歷年積弊、進聽部臣并該科參

裕大哉王言夫何米開奉行之實效耶由是言

之夫糧例所以買之者豈真士馬屑費然哉餉

帥不得其人百計掊克婪鄙者以克裝橐奔競

者以市轉遷士饑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

憤積怨上下爲仇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

不殲則後尤益效內變不固則外侮横侵亦勢

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掊克者

豈其心獨無慊恐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惟

權臨之自非深結王知不蒙調護者安得不納

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蓋閫之出疆而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雜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苦操文治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關議雖佳必從中覆苟氷山可倚則衰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錄如此則選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掊克以益之是以邊儲[illegible]斷而上

態易起且　祖宗立法經畫周詳雅知轉運之
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關屯田賦于杜以省轉
漕懋遷引之例寬其法北厚償而薄徵以代飛
輓駝有擇塵之警以片札出部門號召富人走
納粟以塞參下則有鹽之償什也三四况乎鹽
引之例泥滞不行其賣者目騐嬴之才剖析錙
銖以要賂者立勸借之目以垂困商人衷其資
斧使人提手而不敢為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太
倉仳以内帑然且不足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

哉故曰明校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
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
家難以飫三軍之士何則小大異謀取舍殊分
不可淆也夫士卒既起則主令不行制節不得
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議
者歛此不談而區區然務賊盜利器械習騎射
覘烽燧覈功級以為大務是忘本而圖末不
能砭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　穆
宗即位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本色歲發及

各省辦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　國初邊制

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為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

京邊鎮衛濫于常額而横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因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鹽之數備呈 上覽因下 部切責焉時又有奏言 國家衆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有奇而糧餉

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　勑戶部清查原設
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餉運存
留錢糧造册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
清矣時戶部議邊費有欲節陝西邊費者都御
史王崇古言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
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通計四鎮歲額止
一當薊鎮之半其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
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
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

守扞遠之邊無所不務南番北虜四時戎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于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討減削以重苦之也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 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藉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夫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 京師其勢廩

以内帑供四方共勢逆乞 勑重臣分理屯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儲可裕矣

陳建曰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為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為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罰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 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旄自若也 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為欺欺蔽者死今任

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曰囬營身故本敗失也曰走死官馬死者含寃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不以聞者矣　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遁將息鼓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視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微倖上之　闕下不知其

所得者率吾之綿帛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

國家自設有邊門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于撫馭以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勘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

致死然猶未嘗不戢邇來教場鞠爲蓬藋金鼓棄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綑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譁則是朝廷賞罰不能嚴之于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于士卒禁綱嚴密于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于邊境之間豈不大可爲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賞格鬪時乎

暇闘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于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蹂踐爲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爲勢要賚且所取者非殺巳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擄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眞賊甚難而賊良民甚易故今眞功不一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執害而何暇復辨其眞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部得官世襲極

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于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之人大恨戰之大患也夫戰不正勝期于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論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趨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為得策墩堡殘破人畜虜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誚空更賞罰之格嚴隱匿

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即無級不坐而特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即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慝冒功賞者即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于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其推者以克可也而今所擢用柄臣親暱者

避之勿推矣發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毎遇員缺或取諸䟽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心以爲彼在廢閒在䟽遠而吾舉是以授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䟽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于無事比至鎮制勁從中制賞罰不能自决繕修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謀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勑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摘决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徬皇求哀延頸企踵而

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府已也故爲督府認認
然紛疑慮之懷而操惟事之念獨日夜掊尅日
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斷而趕恤其他彼其視
地方曾邊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爲一
心勞來安集爲　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
紀綱日幾邊防日隳驕伍日積夷狄日肆而後
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鎮自科道
部屬而上外及于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
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疏遠而不得推如來

惟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有功則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又戒言官毋妄糾論以褒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令諸邊總兵提數十萬師為國家扞衛必丁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充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巳又設總督

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于是為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達于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挫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坊截于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世久承平右搢紳而左介胄徒以其文墨議論求多于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

不逞即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寄邇京師且
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洶洶既從而撥置之又
從而訴病之即有衛霍何以自堅即孟明俘囚
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由解體也夫
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
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
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
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
聞而誰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

自今總兵缺于指揮而上及衆將愼選之惟其才毋拘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覈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既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已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

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崩法忌之矣　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即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之中門營城堡不下三十餘處總副參遊提調

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
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
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副一鎮暴師費財無所
用之況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
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
海防之弊莫敝于擺海邊防之壞莫壞于擺邊
何也散而不聚也凡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
儘總督爲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叅遊
是督府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

其叅遊衛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為毎一鎮安合一鎮所轄之兵量留兵百名為督府衛餘皆聚于一處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鍊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其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于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于是連十鎮之兵為搗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謀

邊軍集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土著則必

捐燕衣三方以難其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

亦半之矣設賊出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

平則都城斷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

以爲不如令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盡輸之府

擇一武界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

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于農

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器械具糗糧團練

于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保甲爲聲援

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亦以捍四方並無不可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汾邊之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減確言

也。邊議雖許，要之以廟勝爲本。